墓誌銘

墓表 附陰記

白沙集 十

共十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九目錄

墓誌銘

都元帥權公墓誌

仲兄禁火司別提公墓誌

叔兄繕工監監役公墓誌

進士李公墓誌銘

司饔直長吳公墓誌

七松居士柳君墓誌

任君墓誌

承文正字鄭君墓誌銘

贈吏曹判書沈公墓誌銘
贈兵曹判書柳公墓誌
左承旨閔公墓誌銘
文化縣監林公墓誌銘
晦齋先生墓誌銘
淑夫人李氏墓誌銘
領議政漢陰李公墓誌
健元陵叅奉李君墓誌銘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知中樞府事兼諸道都元帥　贈左賛成權公

墓誌

萬曆二十年壬辰夏四月日本舉國入寇衆號六十萬列郡瓦裂京師荷擔維時有臣曰權慄嘗以材能局度稚一世罷官家居　上思之曰予聞權慄有才可試之巨鎭卽日公起廢爲光州未幾賊掇尚州踰鳥嶺大蹂忠州進陷京城　主上西巡公傳檄旁郡得一千五百餘兵進陣梨峙以扼兩南之吭遇賊大

來嘬鋒嶺下踣之朝廷逾欲試之於大秋遷羅州牧使未之官擢拜全羅道觀察使公拜命痛哭遂大選全州自領精兵一萬刻日西上其在水原也據禿城爲固危動京都直搖西路秀嘉懼公乘其虛行長恐公議其後屹然爲虎豹之勢坐牢關西心其在高陽也築幸州爲柵遇賊大衆乘虛猝至圍柵數重登陴大唱諸將伏氣一軍披靡公見賊逾多神逾風發以二千遠來之卒當數萬方張之賊斬級百餘聲生勢張其在坡州也阻山城爲壘賊屢出推鋒先嘗我師怛威避銳終不敢犯用能獨抗大難爲諸軍首東

制羣盜西綴行長翼蔽西路扞衛 行在以不累我
聖上知臣之明猗歟偉哉及 天朝大將軍李提
督如松與秀嘉等諸酋約和憚公善戰勒公無動縱
賊全歸公潛師躡後竟為所覺提督遣一偏將阻津
濟師及 天將罷兵歸公亦引兵還本道朝廷以公
屢立大功兵威益張癸巳六月陞為諸道都元帥進
駐嶺南丙申遞為漢城府判尹戶曹判書俄拜忠清
道觀察使復拜元帥丁酉冬 天子大發兵遣總兵
官麻貴統衆四萬都御史楊鎬監軍攻蔚山戊戌又
遣大司馬邢玠提督劉綎等三路總兵攻順天公與

從征兩路號令嚴明身先士卒 天朝將官無不拭
目稱其能己亥夏以疾乞歸 上許之方將脫遺兜
鍪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坐撫遐齡以是年七月初七
日卒于寓舍壽六十三前夫人曹氏軍器寺僉正輝
遠之女後夫人朴氏江西縣令世烱之女無子前夫
人有一女其壻曰余推忠奮義平難功臣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鰲城府院君謹按權氏出
安東其始有金幸者事麗祖實封安東爵為大師賜
姓權氏至十六世而有諱近官至賛成號陽村至公
間六世矣曾祖曰僑楊根郡守祖曰勣江華府使父

曰轍議政府領議政先夫人曺氏夏城府院君益清之後迪順副尉承晛之女合二姓之貴歸成于公克紹厥緒此公世系之大略也公字彦慎號晩翠堂以嘉靖十六年丁酉十二月二十日生年四十有六萬曆壬午登第始以承文院正字轉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户曹正郎三出為全羅道都事鏡城府判官義州牧使亂後以光州首事一歲中超遷至資憲大夫階為二品位列九卿建牙開府坐鎮二南諜行叨從剗削大敵此公履歷之大經也自幼不好弄嬉戱異凡兒不縱為子弟華靡事先夫人嘗撫

而奇之曰吾門有兒及長果然公拔起統衆未有遠
名梨峙之戰諸将見公挺身冒刃而出潛相謂曰儒
者能如是耶及幸州之捷　天朝大司馬宋應昌賞
以紅段絹四端白金五十兩曰板蕩忠臣中興名将
兵部尚書石星以爲獨守孤危以抗强勁事聞　天
子嘉之曰今觀全羅斬獲數多後公嘗入朝　上勞
之曰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及復為元帥公辭之
上曰卿名聞天下威慴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
清正行長憚公威名每見我使必問權元帥起居此
公功烈之大數也卜得九月十五日将葬公于洪福

山鴨谷之原其宗人之從事於我者泣以告余曰公
在嶺南嘗手劄 聖旨及 天朝咨揭數語曰我死
有壻李議政在必能誌我墓此足以光吾後也余聞
而噫曰嗚呼信哉自我公卒至葬凡 吊賻祭使者
交道繼以推 恩爵之崇秩斯可謂哀榮無憾者而
又如卽流芳垂後以顯厥績有 聖主之教有 天
子之詔有宋公石公之褒足以吐辭成法永為口碑
如欲以疵贅之辭模寫喬嶽逡巡於大功之下斯强
顏耳咸曰諾遂敘其事而不銘

仲兄禁火司別提公墓誌

仲氏諱山福字仲高生於嘉靖乙巳卒於萬曆丁亥
治書成進士仕官止別提男女二人遭亂失死所餘
一女適奉事李天駿側室生一子曰宙男後十七年
癸卯其季其竪石表墓仍坎辭幽墟俾後人識其所
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賛諱其吾先君也以清儉寛
和有名　中　明朝全州崔氏結城縣監崙之女吾
先妣也以貞淑順仁見推宗黨間成均進士諱禮臣
吾先祖也安東判官諱成茂吾曾祖也吾李氏出慶
州新羅之始有諱謁平佐赫居世有翊戴勳羅麗迄
令聯世有人仲氏生而穎悟七齡誦書史九齡知屬

文開口吐辭爗然動人時安君汝敬自負財饒奇愛一女偃蹇其偶擇對於庠諸生見公文大異之遂委禽焉士大夫相賀謂為功名可朝夕頷髭摘矣弱冠傷脾不復力學累擧卒不第晩以公擧進性坦率不為表襮其孝友天至也

叔兄繕工監監役公墓誌

嗚呼我先大夫姓李氏諱某在嘉靖年間歷事三朝厥有茂績卒官議政府右參贊畜德趾美垂光于後有子四人第三曰松福字子茂生於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其季曰吾先大夫歿鞠於先夫人崔氏之門

少相嬉戲兄溫良端雅奉母訓惟謹弟朴愚而無所知識惟超跳墻屋竊隣舍棗栗為事及母夫人亡兄年甫弱冠自持典訓一於禮不違弟始成童悔前之為乃折節讀書兄弟二人自以為知己友同室而居未嘗一日睽違不覯弟多疾病兄差康健養其弟如嬰兒壬辰之亂 車駕將西狩兄束裝謂弟曰旣委質事君義無貴賤吾從 王乎弟曰先人遺體獨吾兄弟在吾近臣偷生為耻苟全嗣續其在兄乎不惟李氏血屬是為將先人之祀是託兄全家世弟死國難其可也俱滅無為也兄曰諾及城門不守兄負木

主匍匐竄山谷弟執羈紲從　上幸義州有趙大醫奔詣　行在謂其弟曰嘗見仲氏於加平郡柏屯村其言曰見世之士夫一見賊便拜跪乞哀以苟免其人方且以為得計而人之視之猶犬彘也間有一不偶而反磔裂以死者多矣豈不愚甚矣乎無寧即自決無為鋒刃所汚也耶其言如此因相與噓欷居無何宗人附書至果以是年十月十一日猝遇賊竟溺水死時年四十有三明年春弟走人六百里以衾與裳收其遺骸權厝於郡地又明年甲午葬於抱川縣先大夫墓左兄凡三娶初娶士人權大純女再娶士

人崔漢尉女三娶宗室銀溪守女生二女遭亂死道中嗚呼兄以温良之性屢試一不中竒窮孤苦晚乃以蔭補繕工監監役官官不過一命壽不及知命而弟以朴愚之資弱冠登第歴職顯要名忝相府形圖麟閣郎乃兄溺死之年也天於兄弟之間若偏有厚薄者若是則天可恃耶孰謂賢者無命卒沉埋不振而愚者乗時反勃興而貴顯耶健者夭而病者久能襄其事而誌其葬天不可恃也如是夫嘻

成均進士李公墓誌銘

緬維我李遠有代序其著於譜見於史斑斑可紀而

傳者平章事謁平糾合六部翊戴羅祖肇基於始左僕射翮傳德襲休倡名光前紹業於後自新羅以迄于高麗數族之顯者必以李氏爲甲入 國朝有諱成茂吾曽祖也其弟曰成達通津縣令縣令生貞臣秉節校尉娶教授柳洽女以嘉靖乙巳生公公諱應春字某年八歲母歿三十四中司馬試四十二父歿四十九妻亡五十六而逝吁窮哉妻楊氏引儀沃之女生二男傳芳聯芳公慟母早歿嘗服父喪旣闋追服母喪三年而後除其孝於親友於弟力於學而不中第鄉隣慫之三薦於禮部卒不試斯可謂之窮也

銘曰

旣優於學終躓於命惟孝與友厥垂斯永

　司饔院直長吳公墓誌

在　明宗世今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吳君億齡以神童名一世士大夫往往傳誦其文章而貴家屛障得其書以爲榮者咸一口齊稱曰吳門有兒是必有以顯父母矣後十餘歲有其弟今司諫百齡者繼以文學稱於是世之爲人父者皆欣慕吳門以爲機雲同出陸家軾轍並生蘇門及百齡亦擢高科躡兄蹤歷春坊登玉堂振迅於薇垣栢府之間而旣又叅判之

子三人翊靖埥暨司諫之子二人昰旹俱以文行聯
翩趾美吳之門益大而光顯矣而時大爺吳公以司
饔院直長棄官家居年七十餘尚無恙叅判兄弟出
而在朝雙璧瑞世入而盡孝三牲養志斯可謂能子
矣郎又有翊靖等諸孫併與表從兄弟出入後先玉
樹充庭是不有先世畜德擁休源遠根深則發之于
後者能若是盛哉盖上世有諱大陞仕高麗為中允
子光札為神虎衛大将軍子璿為僉議賛成事曾祖
軾為修文殿大提學吳氏之盛斑斑史可傳降及元
蒙卒官叅奉至子克權亦止直長連二世躓而不振

豈非有待歟直長娶唐津張氏以嘉靖甲申正月二十六日生吳公及長真率坦夷不修邊幅見人無親踈一以誠意諄諄展盡底蘊性喜酒遇輒歡飲窮日夜無休時吳公雖遊於酒人乎而至與人款洽恂恂然長者其得於天者如是故人識與不識見吳公無不如舊識也夫人成氏參奉近之女近亦高士其弟運世號大谷先生者也大谷於諸子必許可至夫人未嘗不加敬曰制行之美吾所不及盖其天質之美生養有教目濡耳習自成儀範宗黨稱為女中君子夫以吳公之德之厚成之以夫人訓誨之勤向所謂

發之于後者宜大且顯而玉樹諸孫益彬彬焉則余
謂吳門之福猶未艾也吳公以辛丑十二月二十六
日壽七十八而終成夫人已先公三十二年而卒矣
吳公諱世賢字國彥系出同福吳公卒朝廷以子秩
亞卿推 恩贈子職 王世子以子位賓客特命賜
賻儀生死尊榮孰與齊美噫吳公其有子乎吳公凡
二男叅判司諫是已女一人適朴龜年一人適李賡
一人適朴安生皆士人一人適叅奉元鐸側室子曰
九齡賡有子曰時敏女一人幼安生有男曰敏行元
鐸有四男曰克河克澺其季幼奚在白川半月岡下

成夫人墓在其左

七松居士柳君墓誌

始余舞勺業屬文鄉隣之譽僅在庠塾之内未有遠名而時從鄉先生獲聞數當世童丱之秀者舉嘖嘖稱曰柳秀才柳秀才時有李秀才徵孫秀才億同聲輩出送為魯衛掉鞅藝苑人望之若楊王盧駱而器識過之余當時欣然慕之想望鵬騫顧數飛而控地矣後十餘年負笈山寺衆中得見所謂柳秀才者盖已成俊造其學專為已不慕外誘遠而温如即之栗如談今說古英音傾座使人娓娓不覺席之前而至

於義利之分有截然不可犯者文藝乃其餘耳余始聞而慕其餘及見而服其實其友人曰此猶未也人也爲後於九妹之家父母稱孝諸妹稱悌閨門之內終始無違言爲婿於病婦之室內外順適常如一日衽席之間保之如嬰兒嘗有名琴家傳爲寶人假不歸終身一無問其槩如此他可反隅余然後益信其行定爲莫逆友年二十一成進士累擧卒不第及余爲吏部郞薦爲司圃署別提無何居外憂遭壬辰之亂與子一人同日死於賊壽三十七而同時李秀才孫秀才皆茁然苗而終不得秀亦先君夭已久矣嗚

呼人有如此才而並世者天意有不偶而止於是則命歟或得氣之過清者不耐久耶抑生物之理早熟者亦早謝耶盖不可知也君諱崐壽字靜老文化柳車達之後也曾祖洵領議政祖敬長豊基郡守父成男禮賓寺副正副正之兄德男卒官祥原郡守卽九女翁而以君後者君凡再娶先孺人丁氏叅議允禧女後孺人洪氏士人逸民女俱各一女存卒無男子子取兄子爲後葬在抱川縣雙谷里

任君墓誌

吾友任子剛生於丁巳歿於己丑吁其幾顏氏之夭

乎去今十八年仍之以兵禍謂家聲已斬焉無有餘
矣一日胤子誨之略具其世系事始終而來速銘余
驚定而噫曰若天酷禍于爾家若父不少延吾甫匐
經紀纍纍藐諸孤累然不期生全今既頎然能御而
吾不知也耶既又難之曰吾猶及古君子聞銘之義
矣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若父早世
爾之生也又後嘉言善行如鴻迹在雪泥而風飄之
邈焉無所尋則在後論譔而明著之其非朋友之責
歟昔遊虞庠青衿坌集執冊而序立者日數百人余
以末學時覵而不語望見雙璧瑩炯嶄然頭角露出

多士者心異而就揖之則有宧前風儀成熟玉潤而
金鏘者曰瑄後有如神駒跑地志在千里肩隨而拱
立者曰琯因諦視其年德殆難爲兄弟而雖造次之
頃出入必拜肅若嚴師友一未見其戲色相加禮接
之間羣彥改容間有知者言夫夫也入而事親尤有
加焉旣與爲友扣其所有然後知向之見於外者蓋
疏節也學知所宗志不局藝不幸未幾弟琯卧病三
年醫藥憂勞成疾弟兄相繼而歿是歲其月其日也
天乎其止是而已耶今因誨之之來感念存歿惟不
明不仁是懼遂飲淚而書父臨陂縣令命臣祖成均

館司成棎曾祖司憲府監察由遜外祖中樞府經歷

權習悆奉鄭思益其聘君也長子曰謹之業儒女適

士人尹有吉又一子郎乞銘者

承文院正字鄭君墓誌銘

歲乙酉春余以天曺郎政罷歸家有女奴來致其主

婦之命曰亂子明湖平居凡有所爲必曰李某云何

得一可否輒服膺而色灑如也今不幸斬焉在憂恤

之中去再期未一月越禮爲瘠病日臻幾滅性矣未

亡人謹致草木之滋而持不可如賴天之靈惠徼福

於寡家得君子一言庶有以自解余聞郎馳省執脯

脩左朐而曲譬之萬方猶不回曰吾豈敢迷不悟也大命已窮亶在數日今從禮與違死等耳余不忍於是也悒悒出門去越六日室老以訃告盖得年二十七余私怪曰是先處其前事一何神耶後十六年遇友道其事其人曰夫夫不惟文思有水湧之逸天文地理醫藥諸技無不精妙尤邃於陰陽家嘗在槐院余歷擧同僚以問則愀然曰俱非遠器任君不過一月李君得令終幸矣唯尹君僅頂王我亦不能過三十後二十日任君果遘疾夭又後五年渠繼殞又後八年李君有罪杖死又六年尹君以承旨逝言一出

口如契數而燭照玆非所謂神耶余聞而益驚因紀其必時與公夜步中庭漫指星次略論天象公聞而恍之自是往來講問始余知困餓相資以發藥旣久則顧乃就學而猶鈍滯不進者多矣未踰年遂爲一世名家其頴銳刃解多類此今去其歿二十有三年其孫斗源以家狀來乞銘嗚呼吾尚忍銘吾君也乎鄭出光州國初有諱龜晉以文鳴世而官至江原道觀察使五世而至進士諱聚有文行隱居昭陽江上生諱以周文科爲獻納有諫臣風仕至定州牧使亦老於昭陽江上生三子長賜湖今爲慶尚道觀察使

次君字某生於嘉靖己未某月年二十二登第選補承文院正字娶司藝金士銛女生一男即乞銘者與余善君疾病謂人曰我命在今年二月儻冀天假以必延耶然數奇矣吾其休矣一日晨興正衣冠爲文以舒情語甚悲遂臥不復言而逝今葬在楊州磨乂山下銘曰

孰賦之豐而施之嗇若軒轝也而中躓磨乂蔚其蓄靈從先人而受祉

廣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沈公墓誌銘

丁酉秋余公退在第天方雨夜無人閴然也閽叩門

起視則沈君元擇沾濕淡内霤近揖而討之君笑曰
非敢午私就與之訣耳吾病侵尋不幸有廣州之
命其無乃運之窮歟余不得與平生人訣卽溘然長
辭恐抱恨泉壤至夜分慭然而歸余因而忽忽不樂
者累日己亥朝 京辨誣幹事而廻公則逝矣其明
年余廻自南藩渡江漬綿尋問所謂沈君墓者雖草
已宿念及疇昔猶越禮而哭之後七年其孤誢諿以
家狀來速銘余曰噫公之行其可以一二擧耶余猶
記甲午年間冠退國虛廟議無所依薄可以鞏基而
鎭民者則乃議收集江華爲保障不虞而難其人有

公卿言謂公亮采綜理以左通禮增秩爲本府使時
漢京迯民陷賊染惡逋流入海浜用非姦鴟義煽動
雖惟良老手視江民亂繩莫肯叱馭公白面到官乃
式典集明以莅政慈以撫民民畢棄咎遂節性納軌
所以恍裕之于一島者純如也知民可用乃令曰朝
廷遣我匪惟安民維以保民寇來無城民將焉保且
有 上命盍築海堧遂令役於民民咸奔走徒庸事
期不愆于素而績用克成民忘其勞事聞 上特賜
表裏以寵之初至大夫人病力民有祈天乞代者考
滿民又借寇居數月病辭民皆遮道哭留之不可則

立石紀德後聞公有大夫人喪乃與公嘗所遺惠廣
州之人出米助哀嗚呼非其德之入人深能若是乎
今按家狀沈爲青松望族高麗時有諱龍爲門下侍
中至諱德符爲青松伯入我　朝爲左政丞生溫溫
生澮聯三世秉政澮生湲湲生諱順門議政府舍人
燕山時以忠及禍後　贈領議政生諱達源通禮院
左通禮　贈吏曹叅判生諱鐩繕工監僉正　贈議
政府左賛成娶郡守具思謙女以嘉靖丙午生公諱
友正元擇其字也公禀氣清弱少多疾病年十七始
讀書丙子成進士戊寅丁内艱廬墓三年癸未捷魁

科以典籍遷刑曹佐郞詰姦刑亂訖威與冨獄成而
孚人服神明至刷還北民尤頡脫有聲自是出入持
平正言戶禮刑工四曺員外郞中全羅都事海運判
官所至職擧己丑以漢城庶尹忤當塗出補宣川郡
惠于民病免家居壬辰之亂都元帥金命元辟爲從
事出陣漢江軍潰公叩馬泣曰今　主上西幸顧守
臨津以捍其後及臨津亦潰公方在上游間行以西
聞　王世子撫軍伊川便道上謁授侍講院弼善巡
按海西俄有　朝旨使募兵江原道中飛語罷癸巳
漢京賊退民多阻飢公以賑恤郞哺煦多所活歷軍

器寺正坡州牧使司諫獻納丁酉廷議欲大治廣州
山城以公嘗治江華有聲績薦為廣州時 天朝大
軍絡繹二南廣當南路走集之衝民頼惠化不知有
兵戊戌 天兵在嶺南糧匱以公名才能臣改授調
度之任秋以母病奔歸及喪深墨逾禮因以成疾已
亥春易簀江廣民賻之如大夫人喪設奠會哭春秋
五十四是年閏四月十八日葬于衿川北面公歿後
六年 上策扈聖宣武等勳且以子諱亦參宣武原
從累 贈至吏曹判書公少時贊成公寢疾輒嘗藥
以進嘗糞以驗贊成撫之異諸兒擇膏田及良臧獲

以昇之及贊成歿公盡歸之伯仲一無所與念大夫人寡夂家事益旁落佐治產業經紀微密朝夕滑甘四時寒燠及左右婢侍大小百須皆由公出伯仲之亡撫其遺孤恩若已出僕隷違慢未嘗見聲氣子弟妝科不見有喜色因亂歷試號爲才臣屢處之劇地勞勤致疾遂成消渴有言其毋自苦者公曰平生遇事未嘗放過況當時危敢自愛耶自持益勤一不易公娶牧使安汝敬女生三男長諶先歿次誢諿郞乞銘者與余善諶娶都事韓浣女生二女士人鄭遵尹頎亨其壻也誢蔭仕至司饔院直長娶牧使宋寧女

生二女長曰洪憲次未歸諱及第官爲竹山府使娶
直提學洪宗禄女生一男幼銘曰
世或進文章而退政事覗利民澤物爲塵俗較是二
者長短儒欲致用者何學不空言而允蹈惟公所以
高蹈若将有以大施也吁止是而中踣

文興君 贈效忠仗義宣武功臣兵曺判書柳
公墓誌

柳出文化爲大姓根固枝繁至車達起家大丞策三
韓功臣承繼綿綿代有偉人中微不振十九世而至
文興君諱思瑗益大著考曰秩木浦萬户 贈純忠

補祚功臣嘉義大夫兵曹參判祖曰濡 贈承政院左承旨曾祖曰承績造山萬户 贈司僕寺正妣晉州柳氏僉使渚之女逮四世為西班散秩卒以公貴真能振厥宗也其生之年曰嘉靖辛丑上庠之年曰丁卯第明經之年曰乙酉選補槐院陞典籍兵曹佐郎佐鏡城幕壬辰之變公方考下家食秋 王世子駐成川公徒步上謁復佐兵曹俄以典籍為平安都事癸巳以奉禮出守舒川時本國新刱於兵宗族播流湖外聚食於郡者動以十數賴公賑撫所全活甚衆乙未因事坐罷未幾歷翊衛司翊衛户曹正郎司

憲府持平丙申差往濟州問民疾苦還拜司憲府掌
令侍講院文學時日本賊酋清正聲言北上公以書
狀官同鄭期遠請師于 京至則兵部尚書石星方
持和議無出兵議公與期遠呈請閣老及科道等官
諫官因此駁星欺罔發兵十萬以麻貴等三將將之
以御史楊鎬經理軍務再遏凶冦當時倉卒辭命無
人草創潤色以至淨寫皆出公手不假之人辭語懇
迫 天官動聽賞階通政以掌隷院判決事尋遷戶
曹叅議丁酉冬 天兵南下公隨軍嶺南戊戌為驪
州牧使辛丑為高城郡守悃愊為治吏民宜之甲辰

朝廷以公請兵有功策勳爲宣武功臣以本爵拜漢城府右尹兼都摠府副摠管丙午朝京時北虜猖獗有兇齧之漸公訴于禮部發差申諭及還增秩爲嘉義戊申 宣宗禮陟將葬公方臥疾欲强起隨班哭送都門外家人止之公正色曰君父何歸而敢臥家乎籍令遲數年死何益遂往不顧病因增劇六月十四日卒于第春秋六十八 上爲之賜吊祭如儀以是年八月葬于高陽阿延里從先兆也先夫人崔氏無後後夫人李氏余姊也議政府右叅贊其之女余故知公詳生男女一人女進士李培元妻嫁再期

而天男藪蔭補禮賓寺主簿有男曰某公天資溫厚與人處夷然去畛域居家接人一於和易未嘗色喜慍人見其貌卽其中可槩也事父母以孝處姊氏以友待親族以睦三名立而人道竭矣誰之不如而官不大顯者平生無逐逐榮進意視世之翕翕熱者輒羞縮若怯夫然優遊於世順應而理遣之且無有氣力可以推轂者為之引重故官止是而已亦命也耶

承政院左承旨閔公墓誌銘

余之姊之夫閔牛川尚之氏從衰而病異粻減膳七月在床四月以戊申十月十八日卒于第余以是日

有事于 大廟聞疾革馳往省之則已不能言矣卽
撫而號曰臯某甫其有知乎幸而室邇而情近也故
必不安節卽相臨視至於是而不一執手以訣耶旣
會事而退其壻錦溪公持 宣宗喪守 穆陵走書
來曰葬有日矣速銘之將以掩諸幽謹按驪興之閔
自麗朝始有賢相曰令謨入我 朝章節公騫官爲
大司憲生禮達禮達生球聯二世官不大著生世良
卒官左承旨夫人司果沈引源女以嘉靖己亥生公
諱善九歲而孤事沈夫人夔夔齋栗十五委禽于李
氏爲吾先君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叅賛諱某壻遂受

學焉戊辰登上庠壬午及明經第嘗以左承旨因事
坐罷於是盖公年六十餘矣乃喟然曰吾老矣又奚
爲於塵埃間遂閉門七年浮沉散班邈然無榮進意
史稱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盖公近之
矣一女壻朴東亮郎守　穆陵者資憲大夫知中樞
府事勳爲錦溪君生三男女長錦陽尉瀰尚貞安翁
主次濔餘幼李夫人克媲貞德縫纂宜家年踰六十
毁將滅性余寬譬之曰聖稱逹尊公併其三簡而坦
率不爲表襮慤而朴古不喜芬華當官處事見理如
何不爲威惕隆待厥毋以及其子敬愛俱篤少與栗

谷契分家深至老不替不可謂無德選入承文院正字薦為承政院注書發軔於成均館典籍歷敭於工刑户禮等員外郎中入憲府為持平出肅川為府使因移瑞興所至職舉接待 天将事以辦治褒陞通政以刑曺叅議躐躋銀臺不可謂無官年盈七十琴瑟偕老五十有六年不可謂無年女子之生願為之榮享父母之祝不是過也何乃爾也吊者悦之曰信哉請以是銘吾大夫可乎遂叙而納諸壙是為銘

文化縣監林公墓誌銘

歲丁酉冬有南士執兵衣短後來致其主将之書曰

僕故林正郎悌弟懽也寡知不才爲衆妄推召集義旅弱不成師願假靈於先兄惠顧亡人辱收其同氣尺寸之效其誰非大夫之賜也士拜且口報曰林君登壇之日喟然謂衆曰家兄豪爽寡與世無良友今薦紳間唯李某處中兵我亦嚮仰久矣斯可以此言進必有所以處我矣余對使拜謝商論軍事以濟其所不給者若干條因問林君何如其人曰是夫也喜不形事怒不及色喜怒不見中必汪汪寬以御衆衆以是歸及邢尚書玠見 宣宗首稱本國諸將唯林某兵常冠軍余於是欣然喜之後數年有齎刺而立

於門者曰我林某也余一肅升筵未言而合遂定為
莫逆友為人美姿容有風槩尤善於詞翰望之知非
為嶷嶷人矣後六年以疾南歸踵門而辭登臺終日
款曲平生後四年南人以訃告又明年兵部林員外
㦒囑余曰林君葬宜有銘子其勉之謹按家狀曰君
字子中自號習靜林舊羅州望族世家會津鼻祖庇
事高麗判司宰寺事十三世而至諱抨全羅兵虞侯
贈兵曹參判生諱鵬慶州府尹　贈禮曹參判生諱
晉嘉善大夫平安道節度使娶宣傳官尹塏之女有
男子五人長曰正郎吾友也號楓江有詩集行于

世其第四郎君也君生之年曰嘉靖辛酉成進士之
年曰萬曆庚寅其卒之年曰萬曆戊申五月十一日
得年曰四十八葬之日曰八月十一日其山曰錦城
先是壬辰之亂倡義使金千鎰辟君爲從事駐兵江
華以規京城悉以軍事委君事以辦治一軍屬心時
王世子次遂安君奉書入朝二日三上書請移駕
南下以立中興基業除司圃別提及還中途捨馬徒
步潛入賊中搜得廟主明年寇退君首入京城先倡
建學之議遂與千鎰踵賊而南 天將吳宗道一見
嗟異請與偕行至尚州病不能執鐲舁歸于家聞千

鎰獨入晉州城陷而死咳曰嗟乎丈夫旣託知於人忍使其獨死耶自是遂絶意於世築室海上日以魚鳥自樂時兵後流民流入本道尸相枕者道以千計君曰吾赤子也隨分賑給恐後擇其中良家子可教以與者養於家而勸之學歲定而後遣還丁酉賊再動統制使李舜臣最鋒鳴梁進駐寶化島糧道四絶君出捐家藏數百石以搞之必選賊遂悉衆北上鄉人相聚謀曰吾鄉林某義人也吾屬聽於林君可以濟因推以為將君辭曰日我從戎負 主君多矣何心再起子毋庸勸我衆曰臨事不忘故其賢於人遠

矣非是衆莫與也固持君不解君慤然應之抗疏擧
義傳檄八道時巡察使黃愼以狀聞 特拜工曹佐
郞倭橋之役君守孤頭賊數千持兵突出 天兵披
靡獨君一軍不動自是諸軍號曰進士軍時 天將
劉綎以精兵四萬盛陳以待諸將咸謂賊指期可破
君一見出語人曰劉公無戰心必以和退也後數日
果驗及賊回巢 天將亦罷兵歸除君茂朱到縣勸
學束吏吏民宜之無何與防禦使因公移有不適遂
解歸明年吳宗道起君爲接伴官到海州聞兄恂以
江界府使卒於官欲赴之吳不忍釋手君庭哭六日

辟奠不飧兵亦感義執手哭別明年以工曺佐郞除稷山縣監嘗因事入京時朝論追斥成牛溪都中學子有宗成氏之學者將立言以觧之待君定議時人覘君固已耽耽矣竟坐是爲金大來所劾去君猶不樂落南隱端伏窮里唯詩酒瀟灑而已甲辰爲文化縣令又坐前所爲爲權貴所忌諷御史黜之及還鄉爲倡義公議建祠宇請額於朝別蔵義穀以賙人婚喪因聚鄉子弟教授不怠以此終焉君子曰嗜義不倦是以常立君十一毋夫人亡二十七先大夫亡守禮持喪幼壯無異儀撫養孤姪恩若已出雅量寛洪

誠信無僞故倡義子象坤臨死託以家孥 天將李
義亦託其愛妾曰我不于中朝人而于公者知公信
也兵宗道還朝之日亦託以遺腹子此可以槩君之
平素也盖棺之日遠近親踈哭之皆失聲及葬鷄芧
會哭者數郡畢至中外聞者噫曰南中壯士亡矣無
爲爲義矣君之配曰司饔直長林浩女自君之卒林
宜人哀毀過節分死絶水飮果以明年死先有妾曰
梁遇賊赴海死皆無嗣以兄悌之子堉後又有側室
一男二女幼余讀畢曰銘止是足矣遂爲之銘曰
生之不遇成之不俗逢之不辰而立於獨嗚呼時耶

命耶天故使之踣耶維集青之言別一出門而不復

右贊成　贈領議政晦齋李先生墓誌銘

嗚呼遠哉在昔　穆皇帝二十四年之乙巳天毒降割于我邦　仁廟禮陟　明廟亮陰　母后垂簾人情洶洶維時有臣曰芑穡誣神人反易天明乃與二三元兇謂君冲人不及知叩闗上變是日　兩殿同御忠順堂將尹任柳灌柳仁淑等誣以大逆羣臣在廷者咸惴惴輮駒無敢出氣以言時則有若左贊成臣晦齋先生彥迪右贊成臣權公撥有大臣之言竟坐是竄江界七年李先生疾卒明年返葬于慶州於

是大夫相與目於朝睽睽而不敢語士相與嗟於庠無所資而考業民相與怨於野曰哲人萎矣其何能淑人心之欝湮痛抑若壅大川焉有不可得而已者後十三年而 天日重明政化更新放黜奸宄登崇俊良 命復先生官秩如舊曁我 宣宗即位克述先志收召黃髮耀列於朝先生之道由是大明天官贈爵宗伯致祭太常議謚用配 廟庭立德食報向之睽睽而不敢語者乃發口而長言曰惟天不可欺士有所恃而民有所仰咸一口言曰先生之道已日揭而星曜之無餘矣今述作未刋家狀未輯墓道

末顯刻斯豈惟士之羞也於是退溪李先生叙其狀
藕齋盧先生序其文高峯奇先生題其墓曰贈領
議政文元公晦齋先生之墓猗歟備矣隱卒崇終蔑
以加焉載德垂永人貌榮名而芑等元兇鴟張一世
務壅民口計非不容敗不旋踵率皆根鉏苗薅僇辱
不齒至後子孫雖醜然而人面哉視猶禽犢也無不
喙啽而恐浼我也善惡之報是非之公在當時與後
世爲何如也而後之事君不忠賊賢敗國者亦可以
少戒哉今去先生歿五十有七年其孫浚屬余曰先
大夫稱述之典係斯文顯晦非後孫所得以私者惟

是幽堂闕埋辭敢以是託諸子子其勉之余瞿然辭
以匪人浚作而曰人豈不自知子視之當今玆事之
託非子其誰宜爲凡七往返而終不得辭焉則余曰
以高峯之文之富於退溪之狀不敢有加辭今自出
新語而弁髦其狀余何敢焉謹按狀略曰先生英悟
出人天資近道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
而欲求之於是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爲
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羣居肄業或有嬉戲喧呶於
其側若無聞焉晩年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名其
堂曰獨樂謝絶世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硏精覃思

靜中下工夫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然後向來有聞
而未深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而有驗焉養以
冲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遵聖賢進修之
方玩心高明樂鳶魚流行之妙本之於身心性情而
行之於家鄕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言若不出口
體若不勝衣至其斥奸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
莫之奪也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曺忘機
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
本原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
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

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多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求之東方鮮有其倫矣余伏讀再三曰多矣哉盡之矣寔善形容有道者矣後之知言者曷敢有加焉高峯眞善述矣今余謹因先師之説附以世系履歷而叙之曰若稽往古驪州有鄉貢進士李世貞者子孫居延日復遷慶州有諱權副司直生諱崇禮 贈兵曹

叅判生諱壽會訓鍊院叅軍　贈吏曹判書生諱蕃
成均生員　贈左贊成娶鷄川君孫昭女以弘治辛
亥生先生先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癸酉陞上庠甲戌
登第時年二十四入芸閣辛巳爲弘文館博士侍講
院說書吏曹佐郎俄乞外爲仁同縣監丙戌入爲司
憲府持平遷吏曹正郎司憲府掌令己丑由司成出
爲密陽府使吏戢民懷庚寅　召爲司諫院司諫坐
罷丁酉入爲掌樂宗簿僉正入玉堂爲校理應教入
政府爲檢詳舍人由軍器正遷直提學陞兵曹叅知
出尹全州忱裕于民有逸無罷民建碑紀德在全上

一綱十條疏萬餘言 中廟奬歎曰古之真德秀無
以過也卽 命傳示 東宮特陞嘉善爲兵曹參判
兼 世子右副賓客先生以爲言而有用幸矣以是
媒爵所大耻也力辭不許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
成司憲府大司憲弘文館副提學辛丑陞秩爲資憲
判京兆尋加正憲爲議政府右參贊出爲安東府使
諫院請留先生又懇乞便養 上令地主致餽于母
先生請外益力朝廷不得已拜本道觀察使甲辰復
判京兆兼左副賓客會病辭遞是年 仁廟卽祚首
召爲議政府右贊成其配曰貞夫人朴氏宣務郎崇

阜之女無嗣以從弟通之子應仁後卒官縣監有四子曰宜潤曰宜澄曰宜活曰宜潛庶子曰全仁庶女一人夫全仁有二子曰浚曰淳浚之子曰宏曰容先生誠於奉先篤於事親友於待弟嚴於治家睦於宗戚宜於鄉黨其在諫院力沮金安老起廢之議齟其奸狀安老入而先生罷及安老得志嘗有慶州人行賂求官安老私語曰絕勿使李某知也其在全州嘗遇節日府人張儺戲觀察使金思齋正國猶時顧而色笑之先生超然若無見也造次倉卒靜正自持無疾言遽色其在玉堂或與同僚清坐終日嗒然無語

對者無不肅然起敬盖其持敬功深非矯而為之者其為賛成　仁廟違豫私謂尹領相仁鏡曰　主上無嗣朝多憸慮公何不建白早以大君為世弟以定國本及　明廟嗣服百官會議垂簾儀仁鏡曰今大王大妃　王大妃在國政於何所聽左右默然先生言自有宋哲宗時故事何疑問耶世豈有嫂叔同御殿者乎衆議遂定是年八月　大王大妃密諭尹元衡謀去尹任芑與鄭順朋林百齡等承望旨意致有忠順之對四兇傍狺一座盡慴先生乃出而抗言曰事須明正不然恐士禍作矣今一國一心罔敢邪

念罪一尹任持孤雛耳 內旨之下不于政院而于
他其無乃謂事機暗昧而致人心不靖乎將焉用是
也且人臣當專於所事與時專於 大行者到今豈
宜深罪 今上於 王大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事
有未安其若 王大妃何亦臣等與有罪焉懼為後
世戒因涕泣橫流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芑等在
傍唶噫覩先生固已耽耽矣及玉堂與獻納白仁傑
等交章論 密旨之非 內殿召芑等曰禍迫 宗
社密旨之下庸得已乎今反以徇國者為不正論不
已異議不塞其何以為國其以仁傑詔獄削諸臺諫

職時順朋病未赴　召命遣史官咨議以聞　敎下
左右默然先生與權橃申光漢等解說於諸大臣左
右屬先生草議辭語剴切事得少弛芑等旣激　上
怒順朋乃出言曰李某退自　經筵言　主上英明
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悅之色見於面目　內殿因是
敎曰仁淑不悅之色李某言之將以先生為證而傳
致之先生即辨曰某日臣退見仁淑于實錄廳只言
聖質高明學問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何今
咫尺之地臣不敢隱也事得少沮及灌等　賜死羣
兇在庭或有得色者一座喧笑無異平時獨先生與

二三宰臣愀然不語見者已知其為不終矣九月榮
勳行賞先生又上章力辭遂忤旨從日見齮齕明年
三月因覲歸鄉遂卧不起九月芑白　上曰李芑諂
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條爇人主手足且與
仁淑結友營護逆臣大司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從
而和附削其勳爵無何副提學鄭彥慤上良才驛壁
書芑等因而網打之一時正人如宋麟壽李若水盧
守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權檄等三十餘人皆及於
難先生亦不免先是本道都事以諫官入朝道過先
生言聞芑將入相如何先生曰以吾觀於芑為人陰

險遠於得政矣及芭相兩司果劾之芭之不忌射影於其心也己嘗韜鋒斂翼以伺吾閒矣元衡請交先生知其奸絶不與元衡之嘶先生亦又甚焉及忠順之對仁鏡嘗有誣啓先生退而辨之至是執前釁隨而甚撓之三憾集矣天或未定歟抑人以衆勝耶初聞責命舉家號泣先生飮食言笑如平時其處栫棘嘗於案上書自戒之辭有曰事天有未盡耶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其遇屯處困不弛夕惕之功類此先生嘗著奉先雜儀以為一家日用之禮在謫又著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中庸九經

行義等書行于世後之君子欲窺斑而興焉者有徵
於斯亦可以槩之矣嗚呼古道不可聞晴者求於明
古人不可知先輩詔後生今之先輩可尊信而無疑
者宜莫如退溪而退溪既尊其道又信其學以詔來
學吾是以云是爲銘

淑夫人李氏墓誌銘

淑夫人李氏慶州人新羅開國元勳謁平之後資憲
大夫議政府右叅賛 贈領議政諱夢亮之女資憲
大夫吏曹判書訥軒李先生文剛公思鈞之外曾孫
嫁驪興閔氏爲承政院左承旨世良之婦承政院左

承旨善之妻生一女為崇祿大夫錦溪君朴東亮妻生子瀰尚翁主為錦陽尉女一人為進士李明漢妻餘二男女幼初夫人之母貞敬大夫人崔氏於訥軒夫人黃氏為外孫女生有賢德夫人奇愛異諸孫長適叅賛公以嘉靖癸卯十月朔日生夫人夫人在懷黃夫人日三間墮地而晬輒取而養之未語而晶光已射人稍長而頭角益嶄然及年八九婦儀女紅不學而能鍼線所施非若手所為者黃夫人弄如掌珠不忍一日離膝不置常撫頂辟呷曰得吾孫者保家之主也時大承宣亡未久沈夫人寡居亦有沈氏孫

嘗之託二家未祧之主咸序二廟而家業饒厚沈夫
人惟宗祀之重臧獲之殷賢一子之才求宜配而齊
美者遂委禽于夫人夫人是時年十二在凡兒方騎
竹搏沙之不暇夫人則以禮自持入門而婢御交驚
上堂而皇姑欣然爲婦爲妻咸中儀式好合宜樂五
十餘年閱承宣以戊申十月年七十而亡居五年壬
子七月夫人亦以年七十而亡九月其日祔葬于坡
州叅賛公凡再娶得四男五女夫人於崔氏長女其
最季恒福生而絶乳仰哺於夫人少失怙恃衣食於
夫人老連門停朝夕於夫人死未及先寄辭於夫人

鑽石垂永其忍是焉是為銘

領議政漢陰李公墓誌

萬曆癸丑冬十月明甫卒于龍津江上訃聞　上為之震悼命復其爵於是大夫之賢者士之良者皆曰國其如何甚至於吏胥軍民商旅老幼踽踽茫茫無所恃各出貨財奉稅於門者踵相接時余與明甫同獲罪屛居蘆原馳及大斂主人絶踊而拜之旣事還客有言者曰近世栗谷之卒三學生徒檕旅會哭于第西厓之卒市人亦哭于第今公名在司敗三司交章死之日又如是亦何施而得斯於上下也余曰聖

人云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是謂矣且其立朝三十有四年其所立與所施所被於遠近者如日月之麗于天無愚智賢不肖舉知其為清明則一朝亡焉失之不可復見已則咨嗟痛悼人情之常也嘗儐日本之聘日本服其德嘗從 天朝之軍 天朝高其才我使朝 京必問其起居以其出處占國之汚隆此其人聞之其傷而惜之必萬倍矣然則何獨於一邦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所往而不然德之所被如是之遠而一邦之人則並世而生同朝而立不惟不悅從而忌之忌之不足必欲殺之至於

聖明上臨日月傍照鬼神昭布愚智具瞻而乃敢反
天蔽明肆言可誅是其心以為真可誅耶否耶客嘿
而哂之居數日其孤如壁纍然服斬越紼而來哭拾
杖拜獻狀曰吾父嘗有言於子曰老夫心事有友李
某知之今父不幸死凡與父游而有文者唯大夫在
敢以幽堂之辭為託余曰吾聞昔司馬侯死叔向撫
其子曰自此其父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此其父始
之我終之我始之此其父終之晉國賴之吾於今不
亦悲哉且余於若父計年則差先一飯語德則常後
三級平世文昌膺序而進當國板蕩迭居中兵衰年

伴食塡篪莫逆終與相竟平生宦跡略相先後知我者君慕君者我必得倚麻之益今有附驥之望敢不樂為之志因泣而叙之曰明甫諱德馨漢陰其號也李出廣州為望族至麗季當恭愍朝有以抗直聞辛旽將殺之賀父遁隱有大名於世者曰集號遁村二世三世至諱仁孫及克均仍父子為相李氏遂大又二世而至守忠守忠生振慶振慶生諱民聖娶縣令柳禮善女以嘉靖辛酉生明甫生有異質沉毅淳謹不妄遊戲十一吐辭驚人十二大成十四楊蓬萊士彥過訪屛所挾為唱酬數十篇曰君我師也二十登

第選入槐院 宣宗將講訓義綱目 命選才臣特
賜内蔵御帙使之講讀以備顧問栗谷薦進五人余
與明甫同登薦書一時榮之壬午黄王 詔使遊漢
江日聞朝鮮有李某者願一見之明甫辭以禮無私
覿王公書贈一絶有小序略云聞君風度氣象遠超
凡類余未獲相接書此以贈為神交焉故事以玉堂
褭下書堂 賜暇為一時第一清選至比登瀛時
宣宗既 命賜綱目繼催玉堂書堂之選栗谷方典
文衡實主是事當癸未之後朝論携貳可否不濟明
甫以後輩聲名藉甚余亦謏聞俱有應選之望有一

宰相夜訪栗谷屛人曰兩李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得明年春 上幸瑞葱臺明甫應製居首自是戰輒冠軍無敢爭鋒嘗 命庭試入轂有日同選爭道者先問政院明日李某必當就試又占高第耶明甫聞之稱疾不試論者謂戰必勝攻必取固難也敵弱而韜鋒退舍尤難也陞副修撰歷司諫院正言副校理吏曹佐郞戊子日本使玄蘇平義智來聘使明甫迎儐特陞吏曹正郞二使望其儀表已灑然起敬及步

爵力請報聘明甫數以日本項歲入寇虜我邊民何無信耶日本聞之卽還我人百餘名　宣宗嘉之超拜直提學仍賜銀帶庚寅陞同副承旨歷右承旨大司諫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參議辛卯超拜禮曹參判兼大提學時年三十一本國官職以文衡爲重雖鴻才碩儒非履歷旣久品秩崇重鮮能居之明甫望實俱隆朝中老師皆袖手讓登牛耳之執無敢拔其手者　上之特陞嘉善亦所以先爲之地耳及朝廷會薦僉擧無他明甫獨以一圈滿座愕然曰此何耶東園金相公貴榮笑曰老夫所爲人皆失色金徐曰年

少位卑行先諸老稍待才老德熟如何人或訝其不然而明甫聞之欣然深服一時士論兩美而並稱焉壬辰日本大擧入寇宣言請見李某講和　宣宗會羣臣議朝廷不知所爲時余以都承旨在賓廳明甫立門外請與相見余出見則引余手曰今賊求見我我欲請往寇深矣若之何辭難及入對請往單騎馳至龍仁則賊已散湧不可入還到漢江則　大駕已西幸矣追及於平壤賊進逼浿江又請見明甫又請往單舸會于江中是日羣臣諸將見其會者無不悚然變色易容者明甫見賊責以大義辭氣猶烈後玄

蘓丞稱於人曰倉卒辭語無異平日信不可及也初明甫追及 行在夜渡浿江直抵余所同宿數日時余忝中兵連衾夜話謂之曰我欲乞援 天朝廷議掉臂䦨塞到今明甫郎拊髀曰吾意也明日吾兩入力爭事可成矣因與定計遲明入朝明甫言其便大臣初難之明甫抗言固爭廟議乃定賊勢日逼 宣宗又發平壤行到定州引羣臣問計余與明甫爭請入 天朝上書求救至夜分 上猶沉吟不決副提學沈忠謙進曰臣聞天下勢而已今勢若可救微二臣往兵自當出勢不可救雖二臣並往無益也二臣

在國人固信服在中朝則不過一介陪臣中朝何知
其賢否而肯為此二臣者回已定之議也況李某方
在本兵尤不可遠離無已則德馨可遣 上曰吾意
政如是於是遂遣明甫翌日將發余送之南門明甫
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余即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
出君當索我於重穫無相見也明甫曰兵不出吾當
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也二人灑涕而別及至六
上書泣愬郝巡按杰見明甫辭語慷慨懸然為之改
容未及上奏便宜遣祖承訓等三將先嘗賊鋒皆敗
退遂大發兵五萬衆號十萬明年春到義州明甫以

都憲儐接大兵時三京丘墟八路潰散明甫在軍日
應對諸將督辦粮餉常叅幕籌提督累獎已見遂克
平壤復松京收漢陽　宣宗嘉之增秩爲刑曹判書
四月　天兵入漢陽時舊都新刳於兵遺骸滿路餓
殍填壑明甫賑活士民仍使處業收聚書籍以備購
遺師旋乞歸覲其父冬　天子命　世子督率兵户
曹官駐全慶間策應軍事余以兵判分曹從行明甫
代判本兵先是　上在肅川令募兵敎鍊扈衛帳殿
至是明甫與柳西厓成龍協心規畫張大其事置陳
製器皆倣中朝仍設屯田以助軍需公私有賴焉甲

午丁内憂其年冬　宣宗以爲國事方艱非李其不能爲朱沒喪而奪情明甫九上章辭不起　上曰予不以賊不退爲慮以卿不出爲憂辭旨切峻促令赴召黽勉入朝由吏曹移判兵曹湖西賊夢鶴煽亂敗斬逮捕餘黨賊以明甫勳名盛大置對之際藉以爲言明甫席藁待　命至四十日　宣宗執不許不得已起視事又十上章始得許遞丙申還判兵曹俄還吏曹余又代之丁酉賊再動　天子遣四大將發兵十萬御史楊鎬監軍楊公年少氣銳輕視天下士動以氣勢壓倒人皆洶駭　宣宗以明甫前在李提督

軍中能得上下心　命往儐之楊公一見傾倒明甫
仍言曰今賊已逼畿甸若一渡漢則江以西無復著
手處及今馳往猶可及救楊公遂單騎入京責戰益
悥𡡉鋒稷山京都再安明甫之力也及楊公南征圍
清正於蔚山明甫亦隨大軍在幕府會天大雨雪人
馬凍飢　天兵左次時楊公見明甫在軍暨暨氣益
厲肅深加器異曰李某雖在中朝當端委廟堂尚屈
百僚不亦異哉　宣宗聞鼎登庸時年三十八俄陞
左議政余躡其後及劉提督綎分道而南　宣宗祖
送劉綖綖言須得才能臣文武備具爲本國第一人

事乃可成　宣宗顧余曰意有在耶余對曰必李某也因　命從征劉喜曰得李公吾濟矣至順天賊酋行長勢益窘蹙劉行間䆫諭縱使遁逃明甫鈎得其狀先令統制使李舜臣轉告水軍提督陳璘同伏要港挾擊大破辛丑以都體察使居南歲餘壬寅入為領議政癸卯白虹貫日　宣宗命二品以上言得失明甫言事忤　旨遞領西樞時　命策扈　聖宣武等勳余因事指陳明甫亂初請兵事　上曰李某當倭奴充斥之日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殉國者不能也　命使並錄明甫聞　命劉辭甚力勘定之日

大臣有忌之者指其辭劉曰此皆實錄漢老辭勲宜
矣持之甚力左右爭之不能得戊申　宣廟禮陟今
上改王遣臨庶人獄　上問處肆之宜余議以為
宜全私恩俾不至死朝臣見者錯愕相顧明甫曰我
亦同辭郎官來告余驚曰恐上相未察末段語試往
更禀明甫笑曰第聯我名怡然不動未幾鄭寒岡述
以都憲亦疏陳是議李完平因劉略及之於是一時
論者紛然力攻謂之護逆事將不測　上兩可而並
止之朝議遂分有執法全恩之異至于今逾甚其年
夏中朝遣嚴萬兩差官查問本國事又告訃使臣在

京馳啓中朝不即許封上下悶悒 上又遣明甫陳
奏明甫以為嚴萬將發萬一不幸先誣本國則使臣
繼至雖工言不入不如先至 京師備陳實狀遂星
夜兼程二十七日至京師留五月幹事而廻 上大
悅命其父其起陞堂上除判決事又官其子六品仍
賜土田臧獲倍數己酉秋復拜領議政壬子春海
西逆獄起至癸丑應犀之獄繼起事連宮禁比壬子
尤危 上連年逐日親鞫絲毫以上未嘗委有司淑
問又譏詆甚撓事有至難不忍言者明甫為首相余
以左僚日侍鞫庭明甫守正平反棘棘不阿時三司

変章請誅永昌且欲三公宜率百僚庭爭一日 上
入更衣兩司長官於 殿上揚言曰廷議以大臣不
即伏閤爲咎不敢不告余出外明甫亦隨以退問曰
廷議如是禍將先及於大臣子將如何余曰吾之意
在戊申之議矣明甫曰然則死乎余曰禮云内亂不
與焉我何必爲永昌死也明甫曰然則何居余曰子
以首相當斷此論若令出寘 關外則我當屈首從
之若如三司之議必磬于甸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
命也明甫笑曰吾意也明日百官伏閤明甫以出寘
爲辭居數日有柄臣言曰朝議欲置辟而大臣啓辭

只請出置非百僚所以為　宗社意也辭極侵軼明甫笑曰已領僉意及草啓持前議不變翌日其人稱疾不來曰不可與大臣尙同明甫聞之笑曰不來耶人各有見任自為之獄事日急外間或傳將廢　母后鄭造尹訒以臺官避嫌首發是論余謂明甫曰吾得死所矣今時人所持以罔上亦所以脅下者有三說焉一曰義理不明吾亦曰義理不明二曰討逆不嚴吾亦曰討逆不嚴三曰庇護逆黨吾亦曰庇護逆黨但所由言者異耳其所謂逆者未見其為逆狀故不敢嚴討至於讞議辭亦依違苟逆焉而有司如是

則義理果不明矣今臣而廢　君之毋真逆臣也真
知逆狀則凡在官者討何敢不嚴黨何敢有護也前
日為永昌死則傷勇今日為　毋后不死則傷義慭
使吾　君為造與詡之蔽也而負累於天下耶明甫
曰吾二人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反
復陳啓磨礪以待　上悟因言臺諫不道之狀悉力
擊破之無遺其可也余曰不可吾等啓辭未半　天
威震怒或臺諫沮擊勢難畢說臺官旣誣引春秋眩
惑　上聰此事必詢大臣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
叚叚攻破今已具腹藁或因獻議或進一劄因及永

昌不可加誅之意可也明甫曰試具草示我翌日詣
闕明甫附耳謂余曰此事何能忍待數日我心如
焚今日入啓如何余曰不可因以具草示之明甫喜
曰甚善越二日兩司先劾余余竢罪東江自余去國
明甫益倀倀無所聊睠顧國事憂累　聖德每歸私
第仰屋飲泣輒却食不進唯索冷酒凞然而已金悌
男以　國舅　賜死方議告訃當否明甫引春秋子
無讐毋絕毋等語為議時議大愕未幾　上又允庭
請出置永昌論者又欲置法不知吾儕始議本只此
而止又不知明甫嶽立難撓謂可以禍福動至促先

倡明甫乃進一劄以示之意於是物議洶洶前所侵
軼者欲因此去之一二新進承望旨意攘臂玉堂倡
為按律之議三司同辭庭爭之強逾月不已　上只
命削職八月退歸龍津時年五十三得疾日惡遂不
起今所大恨者廢　后之議起明甫欲悉攻余欲待
時卒從余議余先敗退明甫孤立未盡所言泯泯而
歿使後志士殞淚千古余之誤明甫多矣其配曰故
領議政李山海女生三男一女長如圭蔭補郡守次
如璧縣監次如璜文科侍講院說書女生員鄭基崇
側室生四男三女如圭有二男象乾象坤一女李基

祚餘二人幼如璜有二女幼明年甲寅正月三日合
葬於楊根山夫人之墓明甫天分甚高精神秀朗謙
謹自持不色於藝平居粥粥若無能蔫不施其二三
而猶為天下之聞人若使遭遇叩其囊底而盡出之
則其功德之及人而人之慕尚宜如何也至於奉先
之誠事親之孝睦族恤隣之仁非明甫所以輕重者
不具載余嘗謂明甫推賢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
叔向知無不為似宋璟尊儒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
似司馬光率是以行上以出於晉鄭之間不失為名
大夫下以出於唐宋之際不愧為賢宰相又謂李某

心大能臨事不動果以是獲戾于時亦以是揚名於
後事雖可諱言不可沒輙哭記事哀不能文忘其質
俚竊言而隱書以埋之

健元陵叅奉李君墓誌銘

李瑞仲鳳男余之亡從兄安福子也兄慷慨好學有
名嘉靖間其考曰夢尹吾伯父也明經及第卒官司
䆃寺正又其考曰禮臣吾祖父也成均進士我李出
慶州有諱謁平當赫居世時有翊戴功由新羅及高
麗連世有人瑞仲生於丁酉九歲喪其父二十二喪
其母繼祖母趙賢有行取養如已出至十六始知學

慨然有求道之志悉取小學心經近思錄朱文公家
禮等書伏而讀之略知其要遍交當世知名之士以
博其歸趣遂厭科舉之學入而事祖母及季父克孝
克敬往來忠州抱川間治田自資鄉黨服其義時今
上方興文學搜羅林下舉無虛歲於是漢京及忠
抱二邑之鄉人交薦君學行除 禧陵參奉壬辰之
亂間道詣 行在又除 健元陵參奉癸巳十二月
卒得年六十七其妻曰判官孟崇善女三子長支厦
早世次擎厦蔭補牛峯縣令次大厦君弱外而剛中
平居與人處訥訥若言不能出見人非違輒析理抗

議談辯鋒生一座盡傾與余為莫逆交忘年與僕序
常冀緩急有所樹立位卑而名埋其必有待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九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目錄

墓表 附陰記

進士安君墓表

司饔直長朴公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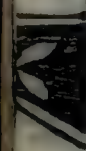
贈吏曹叅判張公墓表

童蒙教官李公墓表

鳳山郡守李公墓表

鴻山縣監李公墓表

慶尚道都事丁公墓表

副正李公墓表

領議政尹公墓表
渭原郡守崔公墓表
先府君墓表
仲兄禁火司別提公墓表陰記
叔兄繕工監監役公墓表陰記

墓表 附陰記

成均進士安君墓表

安君諱萁字某上世有諱烈自中國來仕高麗官至贊成其後諱顯造紙署別提生諱方進祥原郡守娶弘文館直提學尹頎輔女生三子君其季也賢有行侍祥原君無子弟過旣長力學工書中隆慶庚午司馬性恬靜和易不慍人之不知唯以山水自娛常得春川之可一山中五芝村以存晩計人或疑其過遂壬辰之亂君挈家小以全然後始服其先見寇退君

曰吾樂於斯而全於斯生宜搆屋死宜藏魄以明年八月六日病卒于山中壽六十四君之配鄭氏後君二十日卒貞而有德縫罅無違以是歲其月其日同葬于是山播命之麓其向之原遺命也子曰崇儉東宮洗馬其次曰崇讓成均生員女二人皆適士人後八年崇儉以君之狀徵銘於余余曰以君之德之行宜顯于時止於是而無有知者命耶抑間有知者雖有如余之詳而又不能薦揚于朝則誰之咎耶身後窺管未足以盡其豹斑訟之康衢安得喙之長三尺也是為銘

司饔院直長朴公墓表

朴直長黎獻字希明生於嘉靖庚寅卒於萬曆辛巳得年五十二伯氏同樞公民獻誌其墓曰自少俊偉才氣不凡年未志學謁花潭先生從遊於門下之士能知趍向性踈暢不事舉子業後三十九年辛亥恭人李氏卒得年八十四表從弟朴侍郎説之誌其祔曰生而聰頴性又仁慈事姑李夫人及養從姑李氏和顔愉色禮獻備至至諸父兄各盡其道雖婢僕之賤不必慯及以未亡自居甔石屢空子孫衆盛而嫁娶之具游學之資自能拮据一不使諸子見其為而

不易云公之子凡六人長曰忠生次曰孝生余必也
先後於伯仲間語及先德頗得其梗槩旣葬卒事孝
生以二公之誌纍然服衰踵門以請曰知吾家乘無
若子詳子爲我銘諸余曰子如以詳乎孰若兄與弟
論撰之備不是過也況余不文又何所揄揚謹以世
系及子若孫而叙之曰麗世咸陽有諱愼淸贈銀靑
光祿大夫後有諱忠佐封咸陽府院君世推爲耻庵
先生優於名臣傳入 國朝諱仁崇軍資直長 贈
吏曹叅判生諱輝通政大夫安州牧使 贈兵曹判
書生諱永昌通政大夫坡州牧使 贈工曹判書生

諱瑜成均館典籍　贈禮曹叅判是實生公配曰郡守李源英女孝靖公貞幹之孫公在襁褓從父恭早世其妻李氏取以後之及長委禽於李家亦韓山望族牧隱先生穡之後大司諫允蕃之曾孫豐儲直長貴枝之孫司宰監正希伯之女長男井邑縣監次丙申文科延安府使俱與余善次悌生進士次信生義生皆早夭次禮生女別提沈德齡縣監生二男女曰敞曰徹生員女長適正言柳活次適尹惟敬府使生四男二女曰敭女適魚震海曰孜曰緻曰璈及女皆幼悌生生一男曰敏禮生生四男二女曰肇曰啓曰

整餘一人幼德齡生三女趾美以竢者天將以是施之歟

沔川郡守　贈吏曹參判張公墓表

余弱冠倚著權相公門隣有張丈人麒禎出入相門甚熟一日見余語款款自是入拜權相退必呼余出相叙如平生或時直抵余所竟夕不復通刺相公而歸隣里或竊議其過引重後輩則笑曰李某老成也吾敢以先一飯少之哉益篤不懈余嘗過訪見其門閭有旌竊徵於里長老長老言張丈人性至孝父母疾病斷其左右指及喪皆廬墓三年一不到家禮官

上其事云余始感其欵遇及是尤加敬焉甲午余扈
聖洪陽公宰沔川為書抵余辭甚悲惋末有懼不
復再會等語俄聞解綬歸以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卒
于通津田舍公四男三女曰晤曰晙曰晩曰曖金復
慶李光一金光業其婿也側室又有二男女曰晥曰
曛余少與光一善亂後晚卜隣於余家為莫逆友嘗
以咸鏡道觀察使秩滿入朝 上以西鄙為虞旋授
平安道節度使遂奉母趙夫人於寧邊壬子夫人以
年八十四終於寧邊反葬于豐德既葬徵銘於余余
前既受知於父後又接屋於子知張氏之詳宜莫余

若也敢以不文辭謹按上世仁同有奉常卿伯者倡
業於前判司宰監事洪壽承慶於後生諱知東部令
生諱哲堅忠壯衛司猛生諱季文議政府舍人娶嘉
善大夫金福壽女以嘉靖乙酉生公辛酉陞上庠丙
寅太學以孝廉薦授　昌陵參奉丁卯丁外憂服闋
復授禮賓寺別坐遷義禁府都事內贍寺直長序陞
為司憲府監察刑曹佐郎丙子出為甑山縣令時歲
惡民流賑撫益勤御史以聞　上特賜表裏下書褒
美仍借一歲入為宗簿寺主簿陞沃川郡守歷陽川
縣令加平郡守漢城判官軍資監僉正所至辨治遂

以沔川終壽七十趙夫人訓鍊院奉事光琛之女賢
有閨範宗黨服其仁晤之子曰悳漢生一男女幼曰
從漢女適郡守尹侊晙甲午武科洪原縣監一女適
生員李逸馨又一女幼晩辛卯文科爲咸鏡道觀察
使女適佐郎崔鳴吉庶男三人及一女幼晩業儒復
慶牧使光一洗馬生二男女曰晌曰喆女長判官李
彦愓次府使朴瑺光業生一男曰日新尹侊有一男
女晌日新各有二男一女公平生制行以孝爲本接
物以忍爲德嘗戒子孫曰忍之一字平生用之有餘
汝曹志之嗚呼若公者眞厚德長者哉銘曰

雲興膚寸而彌六合孝本一心而基百行寔維公之
樹德以竢者盖鞭辟自近以垂永詵詵綿綿雙璧同
原如葛之覃如寢之甘

童蒙教官李公墓表

自鄉遂之禮廢而獻藝之科立式有英俊熠爓其間
龍門點額者混為魚蝦雖若傅巖之賢無因入夢志
士扼腕為世興嗟近世如李公喜善亦魚蝦於龍門
者也謙恭接物寬厚持已治經敦詩朋儕袖手養生
送死鄉黨式閭然而戰藝三北躑躅上庠泯伏窮巷
官訓蒙士沉深有容恬淡自樂視世之升沈得失若

未始有情者豈鄉遂無薦而藝科所局者歟然吾聞
趾美於前者必獲慶於後公娶昌原丁氏女生四男
曰尙哲平安評事曰尙吉戶曹叅議曰尙迪早死曰
尙伋平安都事尙哲一男曰坱女成夏宗次鄭以恒
尙吉一男曰進士垌尙伋二男曰坵曰埈皆幼一門
三子次第文科振振發軔後之獲慶豈有量哉乙卯
春余方縻處蘆原與尙吉隔岡而停杖屨晨夕一日
謂余曰我李出星州麗世有諱恒始大著其後諱約
東以淸白剛正顯我朝卒官知中樞府事謚平靖生
諱紹元刑曹佐郎生諱有蓄典獄署叅奉生諱頎明

德川郡守配曰河氏晉州望族文孝公演之後也篤生吾父夫以德如是才如是誰之不如而至於是命也耶壬辰之亂避之金化狝遇賊與吾弟尚迪同日死赤城山下年只六十三嗚呼慟哉夫所謂命者亦有偏耶粤三年甲午返葬于楊州佛巖山麓及吾母卒稍移之數步而祔焉小子不肖獲荷先庇連策平難扈 聖衛 聖三勲原從累 贈至吏曺判書庶幾小慰泉壤而惟牲繫闕顯刻無以詔後子為我銘之余跪受狀拜曰公行應銘法其敢以不文辭乃銘曰

佛巖之西支象臥牛只處士之藏崇四尺只維世世
萬萬子孫無斁也

鳳山郡守李公墓表

公諱良男字靜卿全義人也高麗太師棹之後縣監
龜息之子觀察使德崇之孫愼孝之曾孫也生於辛
巳卒於戊寅得年五十八歷職察訪直長軍器內贍
等主簿內贍漢城軍器軍資等判官造紙署司紙
宗廟署令內資僉正所在能攸名為治吏四出為咸
悅江西祥原鳳山等縣監郡守民父母詹去後扶扶
三邑竪碑先娶李氏有二女長忠義衛李雲孫其男

曰愷蔭補　泰陵叅奉次李馨世早卒後娶宗室女
有一子天駿蔭爲察訪側室子曰天驥女長申櫟次
成八駿初葬忠州崇善里後葬元通山後室李氏祔
之公不修邊幅磊落自雄至門內之政喣喣睦婣親
戚之貧視若已病卹困救患唯恐一事不盡於心尤
善諧謔常抵掌大談一座盡傾表兄尹元衡當軸用
事賓客塡門公非因事不徃徃輒滑稽大噱間以諷
刺聞者竦然及元衡敗宗黨盡廖公獨挺然不累事
可傳載是宜爲銘銘曰
元通蔚其崇崇是惟李公玄宅我銘以誌之後無傷

其塋域

鴻山縣監李公墓表

余少遊弼雲山下見有嘉樹數十株以周垣掩暎於林間者度其内必有以也欵側循墻以入直至松下俄有乂鬟一少女展席曰主人須矣請以娛賓及至有皤皤黃耇鶴癯松貞者莞爾而迎綺席列陳華膳交錯歌者吹者彈者雜襲圍坐余怳然異之退而徵於其里之長老其人曰見吾景休耶是固北里之疎財愛客尚然諾者也少嘗求進由四山監役選除司評出爲鴻山縣監晩築室于此山之下而索潛焉龍

蛇於閭閻之間而忘乎人間不求於世世亦不知有
隱德惟同里朴思菴淳鄭松江澈成牛溪渾知之云
居數日鴻山為來訪余語移日遂與忘年屛所挾為
後三十有一年乙卯胤子貞敏素善余使其子致
祥持月沙之狀來乞銘狀曰公諱某龍仁人三韓壁
上大匡功臣吉卷之後臨陂縣令奉孫之曾孫司諫
孝篤之孫上護軍弘幹之子也護軍娶濟用正李逵
女以嘉靖甲申生公在鴻五年勤勸農桑奬進人才
阿氏病劇割指以進奉先之禮哀敬俱至閨門之内
斬斬如賓邺貧賙急務得吾情身居綺紈痛刮豪習

遭壬辰之亂病卒于洪陽寓舍壽幾從欲而劣一歲矣其年冬旅厝于烏棲山越十年辛丑返葬于龍仁光嶠山娶李氏宗室高陽副正億孫女也孝敬持家後公六年丁亥卒于避地之龍川得年比公加六矣是年冬祔葬于公四男七女長曰肇敏折衝副護軍次謹敏判官次貞敏監察次靖敏士人女長正許鋋弼次判敦寧府事黃璡次判官宋繼先次水軍節度使申忠一次衛山正椑次水軍節度使朴安道次縣令南以聖肇敏一男二女曰致中謹敏四男貞敏三男二女男曰致敬致祥致遠靖敏一女內外諸孫四

十餘人銘曰

衆逐逐爲衒獨守潛也人不知何害固自熁也吾閉吾門樂吾淹也我銘以示後蠅然者之鍼也

慶尚道都事丁公墓表

光州李使君尚吉嘗以治郡第一增秩通政有賢祖曰丁君諱煥字用晦事 中廟以孝友文學正直剛方有名嘉靖間年二十中司馬三十二登第歷成均館典籍刑曹佐郎卒官慶尚道都事春秋四十四是歲庚子三月二十六日也其後六十一年庚子五月余駐節光州李使君授余以公行狀且言曰吾祖之

葬於此道而吾為宰於隣邑墓道不顯無以詔後甲
子一周丙子又來斯豈非有待歟子為我誌之余以
不文辭不獲則謹取公門人丁君焰所撰行狀而為
之說曰丁氏之先出於昌原其始有光純者仕新羅
為大相入 國朝有諱旱雨以惇行孝友薦於朝授
職豐儲倉副丞生諱暉典牲署主簿生諱世明四山
監役官監役之葬慕齋金先生安國誌其墓娶司議
金壽亨女以弘治丁巳某月日生公生而穎秀與羣
兒遊嶄然出等夷既長就學不以誦說為事好古詩
文不屑於程式及仕於朝治身莅事內外斬斬人不

敢干以私嘗爲朝 京書狀官不以絲毫有所私一
行加敬性莊重嚴毅視志而交見人非違雖同好不
少饒至與其弟舍人公居怡怡終日未嘗見崖岸歲
戊戌佐宣嶺南毋夫人卒於京口公以久闕定省藥
餌無所及摧慟成疾朞年而卒葬在先兆之後某坐
某向之原公娶忠州朴氏女生二女長適直長鄭思
晦次適進士李喜善生四子長曰尚哲早歿其次光
州使君曰尚迪尚伋其弟也

副正李公墓表

公姓李氏諱希文字某其先平昌人世其自出可譜

者六代祖天驥仕麗朝官至散騎常侍至孫永瑞事
我 英廟爲集賢殿校理以文行名一世生諱季男
靖國定難之際再策勳爲崇祿大夫行吏曹判書平
原君 贈謚翼平公生諱亮成均進士娶宗室南川
君嶒之女以正德壬申六月二十九日生公蔭補
宣陵 光陵璿源殿叅奉由廣興倉奉事轉禮賓寺
直長仍陞主簿歷司圃署司圃司憲府監察掌隷院
司評司議忠勳府都事經歷司僕寺漢城府等判官
宗廟署令宗親府典簿敦寧府僉正豐儲倉守司
䆃寺司宰監內贍寺等副正濟用監正處羣寮衆皆

恣睢麻沸毛擧細能爭以刺促憏礉衒鬻而顧公獨
縮朒如不勝及遇事夷然循序不立崖岸而務則辦
治雖日不見其操切近效歲計則績有裕矣出宰果
川山陰竹山旌善襄陽江華安山廣州清州等邑率
約已豊下張弛有漸不見聲氣而所以覆露民者厚
故民于公若在襁褓公于民則慈母嚴師而已所至
民歌舞之以庚辰三月病卒于適寢享年六十九葬
在仁川府東草谷公天資和厚喜怒不形制行儉約
屛絶浮華人一遇知為厚德長者側室有三女卒無
男子以兄子中樞府都事沃後娶領議故李浚慶女

生男廷直司畜署別提生一男三女男琡內侍敎官女適幼學朴彥弘次適生員李經邦次適幼學權盡已琡生二男一女弘彥生一男一女盡已生一女皆幼公之聘君結城縣監崔崙有三女長卽公配後公六年卒次封貞夫人寔吾母也今去公歿二十六年孫琡以狀授余曰子親且詳宜為銘余曰嗟乎士之學道將以致用也間有讀萬卷書及臨政不能擧其一者雖多亦奚以為若公者初不由學其處已治人往往與古合者多豈生質之美歟昔漢宣帝尊用良吏咸擢為相光武先訪密令至封為侯論者以為知

所務故太史氏立傳序循吏於儒林文章政事相次並美不少重輕良以此也見今世用人先藝而後吏道間有懷奇抱才者不成進士即不能有所施設即小施設又局於科第無由推轂至公卿躐躅下位不克大施若此類何限也鄉置公於元康建武之間與龔水衛卓褒德葦馳騖而程績則所成就又何如而功利之及物必不如今之譏譏是宜尚古之士扼腕而長歎也

領議政尹公墓表

若稽我　昭敬王末年相永慶陰持斗柄竊運寒暑

妄以兇肚黙測 天心乃欲以癸巳復之業議上
尊號規中 上意朝廷士大夫燭照其姦狀無不喙
唾而舌結目已瞬瞬矣時有首相尹公駁言不可曰
深讐未復正君臣薪膽之日不宜有此永慶諷御史
劾之家居七年而卒時余受 命有 成陵之役計
至除徒數千暨吏胥數十輩執用而相嗟於道曰哲
人萎矣余聞即心語曰德施之報若是遠哉及卒事
還朝其女壻李內翰敬輿以家狀來致其胤子修撰
珙之言曰先人嘗有言於家曰吾深慕鼇老之為人
願與從遊而不可得及同在備局又與之同升然後

契分深而宿願諧矣今不幸先亡葬有日矣羊豕無
繫無以詔諸後請子圖之按狀公諱承勳字子述自
號晴峯善山海平人也初有諱君正事高麗卒官尚
書左僕射入 國朝有知政府事實文閣提學者曰
思修三世而至諱萱軍器僉正 贈領議政生諱殷
弼吏曹叅判 贈左賛成生諱弘彦司憲府監察
贈領議政以其官其之女為配以嘉靖己酉生公癸
酉陞上庠因以明經及第選入槐院丙子丁内艱己
卯入翰苑庚辰為禮曹佐郎辛巳為正言言事忤
旨出補新昌縣監癸未為黄海都事甲申丁外艱是

後三入諫院為正言獻納四入憲府為持平掌令一
為江陵府使於玉堂則自修撰至校理應教又為議
政府舍人壬辰之亂　宣廟西遷公之子珙携家在
楊州公訣去不顧珙牵衣哭不釋公厲聲曰我平生
教汝忠孝今乃有是言耶遂從　幸有功增秩為大
司成出諭兩湖九月入朝以刑曹叅議兼西路調度
使癸巳李提督如松克平壤公在軍管粮大兵留屯
鎗鎗殷殷一日之餉斛以數千計而公私倉廩與為
灰燼公與手下僚屬依墻壁間編葦自蔽晝則對簿
散粮夜則執籌算會竭力周旋軍興不乏入拜同副

承旨陞右副承旨俄出爲忠淸道觀察使時稷山有
宋儒眞者嘯聚徒衆傳檄列邑一道騷然人或勸公
徵兵公笑曰鼠輩不久自當敗縛何至以兵自衛指
授僚佐捕送京師餘皆不問巡邊使李鎰節度使邊
良傑皆以爲治逆不宜太緩公曰良民迫於飢寒豈
皆本心寧伏縱出之誅豈忍知而盡殲諸囚出獄皆
感泣而歸政成秩登嘉善時湖西新刱於兵繼有逆
難　上特滿再朞以鎭之入爲戶曹參判尋移副提
學大司諫丁酉以謝　恩使朝　京還拜大司憲未
幾爲四道總督使以濟　天兵糧餽有功　特陞資

憲為慶尚道觀察使疾作 上遣醫賜藥 命遞入
朝旋為吏曹判書己亥為户曹判書二月再都憲府
又判吏曹四月為咸鏡道觀察使行過鐵原謂府使
尹昉曰近觀時事某與某終必角立前頭當有一場
大鬧明年果驗昉服其明見到官首繕學校設志道
求仁博學養蒙等齋擇聰明俊秀者以次陞補文教
大興胡酋老土歲為邊患公請興師問罪以伸國威
條陳十五事議者以為脫致蹉跌國隨而亡不可輕
舉公又請討益力朝廷知不可奪許之以是年四月
發兵使節度使李守一將中軍分兵為两翼三路以

進㸈其賊寨自魚游澗至豐山堡三百餘里種落蕩然餘賊遁迯皆願納降事聞　上嘉之特陞正憲辛丑入判兵曹時大小差除不由關節則出苞苴自公秉政先試才藝次觀言貌疏其高下次第注擬間有從他逕鑽剌者卽削名不舉時稱政清五月卜相上以公性簡有才盡心國事　特授之制出朝野拭目壬寅忌於永慶乞解癸卯再入為左議政甲辰陞領議政再遭永慶而為所齮齕遂以是終是歲辛亥六月也得年六十三葬在楊州洪福山公之配曰廣興倉守成好問女也生二男二女長卽修撰次珊武

科通政大夫龍川郡守女郎内翰次生員許國側室子曰珩修撰一男曰昌壽女適士人鄭復吉餘一女及龍川之女皆幼公明亮簡默遇事剛果屢擠於人幾至危殆不以撓尤長於政事嘗試外藩牒訴委積老吏眩霿公輒霆擊斧斷渙若不思怡然靜坐而已治新昌江陵而二邑之民至鐫石載烈嘗言品官吏胥均為吾民焉有厚薄凡為吏或厚於彼薄於此者非真治也故所至一視吏民歌舞之及判户曹以病請告時有 天兵之虞都民嘗德公然判時政伺
上出幸擁 駕讙訴乞留以活民與寡妹同居衣食

必後於妹或有疾親爲之湯藥撫甥姪如已出助資婚喪必竭情而誠若立朝四十年未嘗以私怨擠人亦未嘗以私恩引人余奉狀卒業因記余在巳亥年間獨在内閣將議薦銓長時有操柄大臣陰欲自効於公使客托公於余及政出又使其客致款於公曰微某之言李相幾失公矣今日之事皆某之力公正色曰僕平生之志仕不因人客色沮初公辭官在鄉時人貽書起之有云安危不出當如蒼生何至言望公若泰山北斗其期待之切如此及入政席進退一循於正不阿時好同席怫然政畢公顧吏問北伯瓜

限曰我欲代之居數月果得北闕秩滿北人竪石以頌之及卒一府老幼會哭於碑下至收致四布操文遣祭其為右相余以首揆不良於時幾陷不測一日

上於經筵問近日李其何久引疾公言李其何可遽出前日吏判有缺時論方屬柳永慶李其知而不薦又承加薦之 命猶力持不薦以此積謗如山因極言引重語多觸忌及退憲府劾以阿私所好沮抑清議使一時清流不得見容於世居三日有一正言欲以阿附所好狙擊重臣繼論同列持不可兩司爭論各自引避於是玉堂論議不一或旣會而罷或

命召不來三日不決修撰金大來獨劄攻公不已公因上章乞免事載之史盖公之所能者椒桂其所不能者脂葦屈於當世而伸於後世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辨之矣余敢多言哉銘曰

寔維公之强哉矯愈琢磨而愈光他山山石以爲攻其斯以爲公乎

渭原郡守崔公墓表

嗚呼是維雲吉之原若堂之覆崇四尺者其維良崔太守之藏乎太守諱汝雨字商卿有子四人其冢季溵以才行鳴一世又其子有海今爲承文院正字病

嗜炭常逐臭於余所謂余學古文多銘賢公卿以太守之世系歷官子孫及言若行乞銘於余其世系曰麗朝有稱海東孔子者曰冲卒官中書令其後有諱靖登文科為禮曹佐郎生諱文孫司憲府監察生諱瓊始折節讀書登進士科後乃投筆任氣自雄竟以武進從 上出獵有逸虎近 御帳瓊徒手挺當後至訓鍊都正娶全州李氏女以嘉靖乙未生公其歷官曰戊午登第以宣傳官陞為固城縣令東吏如濕薪至視民諄諄惟恐有傷其自持則如於陵而無矯激之異入為軍器寺判官俄補渭原郡守張弛頡出

如固之績民将歌舞而病卒于官得年三十九其子孫曰公娶李氏女生四男三女男曰湑早卒子曰有混為顯陵參奉一女適縣監孫記湑之弟濬為部将生一男三女男有淵進士女適孟世衡其二幼濬之弟渙早卒渙之弟郎生正字者也三女長適水使吳沄次適朴浩生男啓震次適縣監宋耉生四男一女曰文奎曰德奎曰昌奎曰光奎女未歸其言行曰公天資英粹精彩端明家法甚嚴内外斬斬事親奉先情禮俱盡九歲丧母有越於禮無不及焉余常恨戎臣少文事循吏無武略世之通方才難不器服橐

鞬而敦詩禮者豈謂是歟才全而命不偶余懼事之不遠傳也故銘以識其封後之志士者尚毋忽於余所云是為銘

先府君墓表

緬惟我李肇自新羅有諱謁平翊基王家逮諱成茂判官安東生諱禮臣以進士終吏判贊成聯以孫賞娶全州崔生諱夢亮維己未降壬午生進戊子明經左右史振兵刑禮竒得備郎僚栢府薇垣正色立朝鏡城羅州歷試有聲同副銀臺叅知本兵出按關東湖嶺三路民頌甘棠以及畿輔入長銀臺嘉善以久

再長諫院三都憲府兵禮叅判特判京兆秋曺坐罷
以叅贊　召甲子十月四日楹夢考終于第葬在楸
洞壽六十六前後二妣熊蛇八夢弄璋者四前妣李
出縣令雲福女金益忠及洪友益全州崔妣縣監崙
出山福別坐松福監役冣季曰吾少孤失學二女閔
善柳思瑗室偏房二子鏡福多福縣令桂男佐郎擢
男柳思瑮妻雲福出也李天駿妻庶男宙男山福出
也縣監星男士人井男尹仁沃妻庶弟奎男萁男二
女恒福出也時中時術星井出也曰善明者洪友益
孫朴東亮與主簿藪者閔柳出也仁義智男鏡福三

子曰溮曰漪李明漢妻東亮出也曰仁培者敷之出也世系履歷略序如右竊假碣背以圖不朽愛斯錄之親不溢辭若切若德神道有碑有欲考之請徵於斯昊天罔極嗚呼𪪝噫

仲兄禁火司別提公墓表陰記 已下二首拾遺

公諱山福字仲高皇考夢亮判秋曹公早業文成進士晚以公舉始乃仕年四十四遘疾殞女適奉事李天駿側室之子曰宙男有季恒福羊石鐃

叔兄繕工監監役公墓表陰記

我李出慶州有諱謁平爲新羅開國元勳入 國朝

遠孫成茂生禮臣以及我先君諱夢亮官判書以德量名一世生四男公於序第三諱松福字子茂早孤學書不成名蔭補監役官温雅有志操平生不苟取亦不苟容壬辰之亂遇賊義不屈溺水死年四十三初室權氏從本塋別葬楮島中再室崔氏葬公右三室李氏宗室女皆無子其季恒福頑愚而獨存懼斯墓之無後而及樵牧也樹石識其處嗚呼慟哉